【菩提道上】

李素英

遇見佛陀

當有人問佛陀：「你年紀輕輕、出家未久，就能成佛了嗎？」「你說法有分別心嗎？不然為何常只為某種人說法？而較少為另一種人說法？」佛陀是如何回答這些幾近挑釁的問難？

經典中描述到許多人和佛陀初見面，就被佛陀的威儀所攝化，然而令我感到興味的是，那些人以尖銳的問題，向佛陀問難的，佛陀是如何應對，又是如何令他們信服呢？

何以稱「佛」？

《雜阿含經》中有段非常有趣的對話：

佛陀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，有個婆羅門來到佛的住所，他向佛陀問訊後，就問佛陀：

瞿曇！所謂佛者，云何爲佛？爲是父母制名？爲是婆羅門制名？

這位婆羅門教徒內心恐怕是相當不服氣佛陀自稱為佛，不只是直呼其名，而且質疑地問：為什麼要叫做「佛」？是父母所取的名字？還是婆羅門所稱呼的名字？

而佛陀的回答是：

佛見過去世，如是見未來，亦見現在世，一切行起滅，明智所了知。所應修已修，應斷悉已斷，是故名爲佛。

歷劫求選擇，純苦無暫樂，生者悉磨滅，遠離息塵垢，拔諸使刺本，等覺故名佛。

在這段經文裡，佛陀回答的平實、不卑不亢，他就是如實解說：佛可以見到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所有一切行的生滅都明明白白、完全了知；該修證的已修證，該斷除的已斷除，遠離所有塵垢，拔除根本煩惱，這樣的人就稱為「佛」。在這客觀平實的說明中，佛陀展現了自信與自覺。

佛陀是年少成佛嗎？

《雜阿含經》中也描述波斯匿王初見佛陀時的對話。波斯匿王聽聞佛陀自說「成佛」，不知傳聞是否真實，他便提出質疑：

世尊！我聞世尊自記說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諸人傳者，得非虛妄過長說耶？

對於波斯匿王的疑問，佛陀很明確而肯定地告訴他：

彼如是說，是眞諦說，……大王！我今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但是，波斯匿王還是不相信佛陀年紀輕輕，出家未久，就能成就正覺，所以，他乾脆明白地說出自己的懷疑：

此間有諸宿重沙門、婆羅門……彼等不自說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何得世尊幼小年少，出家未久，而便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

但是，佛陀告訴他：

有四種雖小而不可輕。何等爲四？剎

利王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，龍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，小火雖微而不可輕，比丘幼小而不可輕。

接著又加以說明：

剎利形相具，貴族發名稱，雖復年幼稚，智者所不輕。此必居王位，顧念生怨害，……。雜色小龍形，亦應令安樂，輕蛇無士女，悉爲毒所害。……猛火之所食，雖小食無限，小燭亦能燒，足薪則彌廣，從微漸進燒，盡聚落、域邑……若輕毀比丘，受持淨戒火，燒身及子孫，眾災流百世……剎利形相具，幼龍及小火，比丘具淨戒，不應起輕想。是故當自護，如自護己命，以斯善自護，而等護於彼。

在這一問一答中，我不禁為佛陀的「四種雖小而不可輕」而喝采。想必佛陀也領會到波斯匿王話中的不以為然了！但他簡潔扼要並且展露出全然了解的信心，平和而堅定地點醒質疑者：內在的涵養修為是不可以年齡論斷的，王子、幼龍、小火、青年比丘，雖然年齡小、資歷淺，然而潛力無窮，發展不可限量，實不容輕忽的。這一番委婉平和的自我肯定，不禁使波斯匿王深深折服，無怪乎往後他終其一生尊崇佛陀，護持佛法！

佛有分別心嗎？

此外，《雜阿含經》中還記載一段外道向佛陀問難的過程：

有位聚落主刀師氏是尼犍弟子，有天

尼犍子要刀師氏以「蒺藜論」質問佛陀，就是去問佛陀是否常想安慰教化一切眾生，若答「不是」，那表示佛陀就和凡夫無異；若答「是」，就可以指責他事實上只常為某種人說法，而較少為另一種人說法。他告訴刀師氏：

汝往沙門瞿曇所，作如是言：「瞿曇不常欲安慰一切眾生，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耶？」若言不者，應語言瞿曇與凡愚夫有何等異？若言常欲安慰一切眾生，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者，復應問言：「若欲安慰一切眾生者，以何等故，或為一種人說法，或不為一種人說法？」作如是問者，是名蒺藜論，令彼沙門瞿曇，不得語，不得不語。

這樣的言詞，其實就是讓人落入說「是」也錯、答「不是」也錯的論辯「陷阱」，一落入「是」和「不是」的二邊，就會爭論不休，不回答又陷於默然認輸。然而，當刀師氏向佛陀如此提出時，佛陀並不先回答他的問題，反而問他：

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聚落主！譬如有三種田：有一種田沃壤肥澤，第二田中，第三田墝薄。云何？聚落主！彼田主先於何田耕治下種？

聚落主當然清楚要先在最沃壤肥澤的田地下種；再來於中田，最後於最下墝薄之田下種。佛陀問這樣做的道理何在？他也很理直氣壯地說：

不欲廢田，存種而已。

這時，佛陀就說：

我亦如是，如彼沃壤肥澤田者，我諸

比丘、比丘尼亦復如是，我常爲彼演說正法……。彼聞法已，依於我舍、我洲、我覆、我蔭、我趣，常以淨眼觀我而住。……聚落主！如彼中田者，我弟子優婆塞、優婆夷亦復如是。……如彼田家最下田者，如是我爲諸外道異學、尼犍子輩亦爲說法……。然於彼等少聞法者，亦爲其說；多聞法者，亦爲其說。然其彼眾，於我善說法中得一句法，知其義者，亦復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

如此一來，道理很清楚明白了，教導眾生不是「是」與「不是」的問題，而是「因緣」、「根機」的不同。對於親近因緣深厚、熏修較久的比丘眾，佛陀當然比較有因緣多為其說法；其次是在家居士，再其次才是外道異學。但不管多聞少聞、先聞後聽，只要能聽聞一句一法而知其義，能安住受持，即可得安樂饒益。

聚落主聽完後，嘆服的卻是佛陀的辯才無礙：

甚奇，世尊！善說如是三種田譬。

只是佛陀的用心不在於展示辯才，他要確定的是，對方真正了解而能受用，因此，進一步又說：

譬如士夫有三水器：第一器不穿、不壞，亦不津漏；第二器不穿、不壞，而有津漏；第三器者，穿、壞、津漏。云何？聚落主！彼士夫三種器中，常持淨水，著何等器中？

聚落主也很清楚回答，先以不穿、不壞、不津漏的水器盛水；再以不穿、不

壞、津漏的水器盛水；最後才用穿、壞、津漏的水器盛水。於是，佛陀接著說明：

如彼士夫，不穿、不壞、不津漏器，諸弟子比丘、比丘尼亦復如是。我常爲彼演說正法，乃至長夜以義饒益，安隱樂住。如第二器，不穿、不壞而津漏者，我諸弟子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亦復如是。……如第三器穿、壞、津漏者，外道異學、諸尼犍輩亦復如是。……多亦爲說，少亦爲說，彼若於我說一句法知其義者，亦得長夜安隱樂住。

這時，刀師氏悚然一驚，如果自己就像穿孔破洞的器皿，一裝水就漏失殆盡，那麼佛陀先說後說、多說少說都於己無益啊！因此，他前禮佛足，心生懺悔地說：

悔過，世尊！如愚、如癡、不善、不辯，於世尊所，不諦眞實，虛僞妄說。

如此幾近挑釁的問難，佛陀對應的是諄諄誘導的善念慈心；對方以言詞的駁倒為勝，他卻真誠地導引進入正知正見，是這樣以德服人的慈悲心，讓人歡喜信受！

見佛悲智

雖然末法時代離佛甚遠，既無緣親睹佛身，與佛相見更是遙不可及，但是在經文的一問一答中，我看見佛陀的智慧與慈悲！景仰與孺慕之心油然而生。當「皈依佛」從口中吐露時，佛陀的悲智身影猶在眼前，引領著我往菩提道上不斷向前行。